

譯 林
書叢說小

編九十四第

說小會社

員議粉脂

海 上

行發館書印務商



商務印書館印行

義俠
小說

遮那德自伐

前八事二冊

前二冊四角五分 後二冊五角五分

陳大燈陳家麟譯

遮那德者法皇拿破崙部將也性情豪俠善騎精劍術勇力冠一時所譯述者大都爲其生平軼事如報友仇殺刺客山中遇盜獄底脫生等種種事跡皆極詼奇極危險彷彿如生龍活虎天矯騰挪不可捉摸其後八事情節尤奇詭讀之令人忽驚忽喜忽憂忽樂太史公謂郭解適有天幸常得脫遮那德其殆近之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脂粉議員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司丟阿忒

譯述者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溪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序

議員安能以脂粉者爲之顧用才以隱相其夫預署稿以壯其議則議員雖男子其文章仍出諸女子矣第吾書之本旨尙不屬此英人之輕美人輕其儉久矣美人固儉恆能以財力歆動英人英五等爵之式微者多涎其奩資而壻之於是英之有心人多不直美人所爲又不能止其舊勳勿爲利而動乃著爲是書以周麗亞爲繩貫串此兩美人寫其塵容俗狀雖鬢眉之間皆含儉氣文之刻毒至矣願旣鄙美女之儉荒又惡英女之過於文明故描寫周麗亞之奸佞亦不遺餘力於二者均不假借而書中之最屬意者則薏薇苓也薏迭司也薏之態度高愛之心意誠高則不失故家之儀度誠則恪守婦道之範圍由此觀之歐人雖盛言女權此仍守舊者之言也爲時未久著者尙存讀者可知其用意之所在矣

宣統紀元六月中潯閩縣林紓畏廬父序於春覺齋

脂粉議員

英國司丟阿忒著

閩縣林紓同譯
仁和魏易

第一章

密昔司白克里一日獨坐於精雅之退閒室而心之忤忤猶死囚之臨決時時自引其指幾欲脫節而去目光著地時又狼顧自言曰此事將胡了者忽立忽坐亦不自審其所以然尙矯爲靜攝曰彼果不來耶不來又何所顧惜顧卽來者又將如何大類獵狐見逐於獠狗無術求生計惟忍痛踰此一關果幸而免則永永不涉是樊矣既而又思吾此著果名爲罪乎抑一時憤憤至此實則罪也過也厥失惟均吾愛迭司白克里生平清白詎以此著敗名喪譽吾甯可堪然吾所爲事亦上流社會中人所有詎有一涉吾躬罰乃加倍惟此等語徒能自慰不能用以自救時鐘簫中鐘聲一動白克里在萬靜中聞此心爲愕然復自言曰此人不來乃

聽我懸懸於此。盼其吉凶乎。忽爾挺躬側耳。顏色立變如死灰。聞有事聲至門而止。先遂欲起而張望。既行復輟。謂不可示以張皇。及待者入言客至。則故取書自蔽其面。客入時。女起立迎迓曰。阿司白。雷勳爵今日見存。足徵雅意。勳爵曰。密昔司白。克里我何足言。惟大度見容。故敢冒昧陳謁。語時見女。踉蹌不可自安。知此女。覲覲中益增媚媚。主客寒暄後。彼此靜嘿無言。女忽憶及未延客坐。於是進而爲禮。勳爵既坐。二目遙注白克里。心中自念。此婦人爲狀孩也。似新出女冠之講席。入世而覲風華。故逢人輒增瑟縮。若更令其閱歷稠人之中。則此態或可漸易。然天下固發軔之初。不敢恣肆。後此乃一無忌憚。勳爵者謂天下學問成在酬應。場中能極意爲樂。卽平生之幹濟。女惟甫涉世途。因有此狀。果能才人爲之先導。則後此奚患不超軼於人羣。時白克里方以書自蔽。既見客。則置書於几。勳爵屬目書中。言曰。密昔司奈何讀此。女曰。我固嗜書。勳爵亦多披載籍乎。勳爵曰。我一出大學。卽拋擲之。在學堂中。不得不加流覽。以遵吾師之教令。今則舍游戲報外。

無奇書。因執書言曰。密昔司奈何耐沈寂而讀此。女曰。此書詎不滿勳爵意耶。勳爵曰。有人勸我讀此。頗有益於身心。然吾心益處。已託之牧師。吾雖抱恙。良不欲數易其醫。密昔司當知人各有志。吾志良不在茲。然密昔司方靜坐修身。爲吾俗人扇攪盡矣。女曰。吾非修身。但自愧悔。勳爵自撚胸間花朵曰。吾乃不知所悔。如此韶光。胡能抑抑終日。女曰。果勳爵偶有所失。亦不之悔耶。勳爵曰。我能以力自止。其悔卽不悔。有時亦悔。如宿疾之時。發然吾力謂悔殊無益。女曰。吾方悔之不已。且加怨艾。勳爵搖首笑曰。區區小眚。安費大力。女曰。勳爵乃不悉我之難堪。果吾翻悔前事者如何。此語發時。似悉其生平之力。衝口而出。出後神志略定。勳爵聳肩而笑曰。密昔司翻悔前約。則吾亦將以術自救其失。女曰。此等事。或非法律所能干涉。勳爵曰。法律固不涉。而於名譽。則頗係屬。此語一發。女若中矢。噤不能聲。久乃曰。吾直爲此。故延勳爵一商。計惟乞公恩意。勳爵鞠躬曰。密昔司作何商酌。敢不如命。女驚笑曰。此語殊難發吻。今吾囊澀甚。勳爵能否少爲寬假。勳爵似

沈吟思索。報不能答。女曰。請公質言。果不能待。亦宜見示。女言雖如是。心計勳爵。果不寬假。則從何處得錢。勳爵曰。密昔司如是見存。令我質言。我亦窘迫。正需此物。女如受人撻。炙。卽曰。公負責宜還。我還公亦足已責。勳爵曰。吾非賭運否者。亦決不爲唐突之言。女曰。公言良確。吾乃自怨吾癡。勳爵惟防女量。則慄然而驚。又疑女謂已於博局弗誠。則自辯曰。有同局者爲左證。吾非敢奉欺。女笑欲答。時忽聞門外有足音。卽止勳爵曰。吾夫歸矣。勳爵欲起復坐。甫坐而密司忒白克里忽匆入門。似治事甫畢者。本與勳爵無素。見之。決知爲其妻之友。卽爲禮曰。鄙人有幸。今夕侍公夕餐。迨飯時。與勳爵乃無他言。但曰。想吾與君當在大學同校。旣而曰。決非鄙人或先公而執業也。勳爵曰。君殊先吾入塾。數年前已耳大名矣。塾師累舉尊名以勵衆。似我鈍根。恆受訓飭。因是多聞君名。密司忒白克里笑曰。鄙人在塾固有一日之長。殆旣畢業。遂束之高閣。惟事後追思。頗有滋味。大類已嫁之人。迴思寂處。璇閨而求婚者。日踵於門。滋可樂也。今日幸逢勳爵。殊爲至幸。鄙人

勞勞於公堂之上。或經月不飯於家。因迴首面其妻曰。汝信之乎。顧其妻面有殷憂之色。尚以爲生客在座。拘謹莫恣所言。妻此時亦徐徐答曰。可經月也。夫曰。吾今日適了一案。深防續來者。又紛擾。可經月。故抽身甯家。不圖卽遇勳爵。勳爵曰。所定讞。有曲折之情否。密司忒白克里曰。言之足以演成奇劇。觀此。則上流社會中隱情。亦可窺見一二。因思上古承平之世。吾輩所遭者。相去良遠。曾有滑稽家言。承平世之緩來。正上蒼留爲律師得錢之地。果人人醇樸。獄訟胡興。律師又安得錢者。尤有倫理家告余。今日之文明。正爲狡猾之人。張眩人之幕。就中取利。良不少也。顧有時幕爲風展而罪狀亦從而敗露。密昔司本懷心病。突然見觸。顏色立變。然律師方議論風生。卽亦未曾顧盼。且言曰。吾職律師。似能見人褻服中之膩垢。勳爵曰。雖固見之。然聞者令人敗興。此次足下助原告者。搥擊或助被訟者伸理。律師曰。吾辯護被訟者也。勳爵曰。以君大才。自能伸滯理枉。律師曰。否。問官與陪審者。咸指實其罪。勳爵曰。堂上人指爲有罪。究其人果如承審者所言否。律

師曰。平心而論。固有罪。然以私言之。其人惡根非種。自生初。以我之閱歷觀之。夙惡與蒙過兩節。特玫瑰與石仙桃種法之異。心惡難窺。惡迹必究。吾前此曾見一行乞者。劫人物事。既捉將官裏。卽謂問官曰。官果處我境地。亦必罹此罪罟。官曰。此語似確。吾今但能按汝罪狀。決汝七年監禁。且兼力作。甫言至此。卽取表觀之。言曰。吾尙有事。不及奉陪。勳爵當恕我身繫公門。不能久侍左右。勳爵曰。我且同行。君若不以爲忤。我請侍行。律師曰。可。道上尙可深談。密昔司見二人同出。則大戚。防勳爵以博進事。語及其夫。思極而懼。慚慨久之。復作一箋。自將付之郵政。防少遲。又將坐失機宜也。

第二章

明日。密昔司白克里徬徨至晚。惟防敗露。迨晚夫歸。則竊竊窺探其夫。曾否覺其陰事。然其夫似有所思。爲平日所不經見。若在平时。中懷怛怛。卽亦弗恤。今乃以私博大負。又值其夫作怏怏狀。自覺已事敗矣。飯時。夫婦無言。既罷。律師自主書。

屋則愈觀愈戚。知已無幸。但未卜所事敗露。曾否到底。或但解得一二。於是一人獨取昨日舊書披閱。顧神志不屬。幾莫辨楮葉。深憾昨以書招勳爵。勳爵至後事終無成。轉增煩擾。已而自咎曰。一書無效。何爲更續一書。且吾事多去一箋。卽多予人以柄。握吾心之苦。至於峯極。不審自支。至於何時。心中懸懸。決其夫必覺。於是潛起至書屋之外。夫乃無聲。則思其夫必有所以制己之法。二睫既交。似身至公堂。爲其夫離異者。並想像其夫以手扶頭。不似爲人辯護。女此時愛夫之情。乃愈熾烈。顧未至此時。初不覺愛情之深淺。至是乃一一測量而得。自念百凡皆喪。均非吾惜。但留情愛亦足聊生。於是微啟其扉。引首內窺。見其夫疊亂紙於前。執筆凝思。女忽自念不應如是。方欲引避。已爲律師所見。女卽曰。阿什克魯夫。汝胡凝思之切。語時聲顫。夫曰。然。吾方在百忙中。歷歷周視故牘。汝問我何爲。女曰。我獨坐清寂。能否容我至此。夫曰。愛迭司汝入。惟吾今日事集。寡言鮮笑。非汝良伴。汝試觀此積牘重重。皆宜寓目。女曰。我決不囂。惟所辯護者何案也。夫曰。卽我前

與爾言離異之事。明日庭鞠矣。女無言。久乃曰。今夕尙有人延飲。汝積牘如山。當不能赴。夫曰。能撥冗而行者。匪不行。惟此等事。披覽竟夜。尙不之了。此等包探亦太疏忽。如是巨案。乃以今日付我。明日如何了也。女聞包探則肅然而驚。顧猶鎮定。言曰。吾親愛之人。汝亦太用心矣。而心欲探己事。則故問之曰。汝別有心緒否。語時。卽悔其突。夫忽停筆。顧曰。此問何來。女曰。吾見爾御飯時。有不豫之色。故爾發問。夫曰。汝勿懷疑。今始覺汝之至此。蓋有因也。胡不以書自遣。女曰。今茲無心及書。夫曰。吾以爲得小說亦足排悶。語後復運其筆。女視久。知己事未之敗也。果有所覺。決不蕭閒至是。旣而更思。吾夫至鎮。定喜怒不形於色。今日所以成名。高於同輩。卽恃此定力。安知夫之虛與委蛇。方治己事事了。更鞠吾罪。不甯可耶。於是復見其夫擲筆於案。握固欠伸。言曰。謝上帝。此事幸告藏矣。則側目注視其妻。言曰。愛迭司。汝顏色慘白。得毋患作。女曰。吾見爾倥偬。心滋弗懌。汝心決無事乎。夫起與接吻曰。汝心究何思。果使我有心緒。突然告爾。爾何爲者。女大驚如受猛。

擊。直謂博進事果爲所覺。立時如暈。少頃凝定。始言阿什克魯夫。試告我以所懷。夫至鐵櫥之次。復止曰。此事何必煩爾。卽我不懌。亦自了之。卿無與也。女曰。阿什克魯夫。胡小視我。夫聞言。卽啟櫥。出一小藍紙。示女曰。此是爾女不審所爲。心突突然。問曰。此爲何物。夫曰。此爲所負之賭券。願以名譽所在。不能不竭力以償人。今爾且勿問我前事。已過付之雲煙。若我下此更犯者。則吾罪良不可贖。於是納券於櫥。乃見其妻顏色愈變。女此時本欲悉其已事。奉白。則又吞咽。自謂夫方不甯。安可更增其憂。少頃歎息。抱持其夫曰。卽有所懷。幸已消釋。吾心滋懌。夫曰。汝非苦問。吾亦弗言。今茲赴人約也。

第三章

密昔司白拉格威而宴客之廳。富麗乃如王宮。金碧照眼。主人爲美國女人。但覺其髻上寶石之多。望而知其爲美洲人也。白拉格威而夙意一至倫敦。必令英人服其富有。來時挾其秀司。年鬢雖穉。然亦熟於酬應。媚嫉之者。則謂此等人腦空。

而囊碩。而主人母女直無恤人言。但行己意。其夫命令妻女曰。汝恣侈極奢。所費我爲任之。而母女宗旨。則欲陵駕倫敦貴人。欲一一以金錢購爲門客。彼見世界直一市場。卽以金錢爲動力。顧乃如其所料。當母女居美時。有人告以英國貴人多嚴冷寡歡趣。夫婦聞而大噱。謂歐洲人心萬不異於此。且美洲中孰弗知白拉格威而之爲著姓。每出恆聚觀所觀。非區區家人之顏色。直歆羨吾金銀之氣。夫美洲如是。英倫胡乃不爾。於是夫妻及女同來。直猛擲黃金。以試英人之行止。既至後。卽賃白拉德風登子爵之府。子爵非他。卽阿司白雷父也。已而又賃蘇格蘭古爵之堡。賃堡爲密昔司意。以爲歐羅洲各國君王均已覲見。然歐之貴人均住堡。不堡無以表貴。時堡主爲極貧之世爵。夫婦本意欲盡購其采地。乃爲美國律法所格。不令沾染封建舊習。白拉格威而之富。爲全美富翁之巨擘。曾自言。身落海中。浪必大湧。爲英人目中所未見之巨浪。卽其妻之志嚮亦同。其至英國行事。乃大異於衆。先自國君納交。下逮文士而止。一履英國。卽挽公使傳奏。覲見君主。

自是國老朝紳勢若迎刃而解。然猶患不習掌故。則延一老於酬應之。女士密昔司司答司爲女記室。女記室者古無此稱。則問密昔司任已以何職。密昔司曰。正欲爾長侍吾側。吾有弗解。汝從中贊助。吾所不及。且名公巨卿家置酒高會。果不招吾夫婦者。爾當以人周旋其間。令彼見招。凡吾夫婦一舉一動。卽當告之報館。令揄揚吾美。至於吾家延客時。凡有五等爵惠臨。汝爲僮官。爵之下呼其小名。以示親暱。吾身之衣飾及金鑽之大小。當逐日告之報館。無惜重費。吾美之報深洞吾意。或英報未之或解。汝當一一示之。實相告。吾之宗旨。本圖在酬應場中爲通國領袖。窮奢極侈在所不惜。汝勿爲吾夫婦惜費。汝須偵探家所欲爲之事。以乏資中止者。汝卽詔我。我立行之。百凡無恤。以新奇爲上。吾若外出。汝但對秀司言之。可以便宜從事。秀司雖少。甚解事。凡歐洲巍冠高爵之彥。咸與之跳舞與之同餐。女記室曰。如是妙年。乃周歷至此。令人歎羨無已。密昔司曰。然。俄皇德皇以下。匪不納交。德皇威廉尙與雅謔。吾謂人言德皇持重不苟言笑。此第一次對吾。

女笑也。吾但如是言之。汝卽知吾女流品爲何若。每至一國。朝貴咸欲請婚。女記室曰。然則秀司尙未有婿家矣。密昔司曰。女心不專在是非。無佳婿。特不願嫁耳。彼心似屬一德國男爵。意大利子爵。此二人尙可意。然亦未有成言。今茲臨蒞英倫。貴國勳舊之家。彼能否有取。則未可知。時已十句鐘。白克里夫婦已與會。剛與主人主婦接手後。密昔司白克里覺背後有人拊其肩言曰。親愛者至矣。密昔司白克里回盼。則其女友司答司新來之記室也。司答司曰。尊夫亦同來矣。語後卽與密司忒白克里爲禮曰。今日先生乃舍其公。樂此良宵。密司忒白克里笑曰。然則不許吾至矣。司答司曰。是何言。吾生平畏人向隅。況羣賢咸蒞。履舄交錯。君何故不聽前。密司忒白克里曰。尊夫可在是間。司答司曰。鑿砢方患作君輩。男子狂蕩。遂有此失。密司忒白克里曰。君言胡類牧師。以我思維。胡不加以道帔。登講臺諭衆。司答司曰。汝且自尋爾友。留夫人接我。白克里行後。司答司卽微謂曰。今日之會。可云盛矣。且汝見阿司白雷勳爵乎。密昔司白克里曰。吾方至此。乃未及見。

彼亦在此間乎。司答司曰：愚哉！彼生平出入脂粉隊中，今日勝集胡能不至。且汝試觀美國婦人金鑽重壓，其髻可笑也。被袒胸之衣，肌肉幾爲寶光所奪，黯黯作黃色矣。人人言黃禍可畏，吾則畏此黃肌之女子，其無夫者則尤可畏。故挾多金攫我歐洲才美少年而去，但觀彼之妝飾，則深悉其能本色數分渲染，實逾其半。惟我英人之婦，至可憐憫，如在夢中先著均爲人得，密昔司白克里歎曰：果以美洲之豪富論，吾輩誠怪才美少年爲彼所得，果不少也。司答司曰：今日居停告我，衆美女中皆鉅富，不可以數計。復又微言曰：此等人但當以賭誑之，或可剝取其金。雖然，言賭吾固憶之前此大博之時，汝雖試手入場，乃至雍容不窘。密昔司白克里適觸所苦，言曰：雍容固也，然此貢至欲毀家。司答司曰：此言又遠。汝初試乃求勝勝著，正在其後，天下事須徐徐而進，技精斯勝，又何憫焉。吾見爾當晚之貢，神明不撓，吾方自慶傳薪之弗弱，且汝之博一貢終不振耶。吾乃弗信。博徒一挫後，乃無繼。獵狗一嘗野味，卽生饑吻，猶之博徒猝貢，何能釋手。語至此，卽曰：汝

不觀尼利勒齊乎。彼亦多錢之美洲人。白克里曰。汝所指者。得母與阿司白雷勳爵立語之女耶乎。司答司曰。然。此人用釣竿。以釣夫婿。密昔司白克里曰。美國尊民主。胡乃嗜及黷舊之家。司答司曰。豈特嗜耶。直浪擲黃金以得之。汝不更觀勳爵又與薏薇苓女郎語乎。其人誠美麗。吾乃不料居停今日。胡以東此佳人。落會質言之。此佳人。至於秀司大非利也。尼利雖嬌。爲鎮定而妒色已形矣。密昔司白克里曰。阿司白雷勳爵近與薏薇苓曜耶。司答司曰。二人之狀態。幾成夫婦。獨惜其囊無一錢。試待之後。此論娶非秀司。卽尼利耳。我聞人言窮不自聊。不爾此屋固屬其家。何由拓以賃人。今勿閒語。且爲爾介紹見尼利。密昔司白克里曰。今日可少緩勿前。司答司曰。多交此等人。後此不爲無益。至於厚薄聽汝。我何與焉。

第四章

密昔司白拉格威而欲在歐洲張其豪華之幟。則廣集謀士以自張。謀士領袖卽爲司答司。所以能邀寵於富人。卽恃其生平之利口。常語所親曰。吾家素貧。幸世